

上海故事

精
选

12

- ➔ 就想沾沾你的光
- ➔ 我的女上司
- ➔ 美女陪聊
- ➔ 欲望铜环
- ➔ 画心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时刻
关注

上海故事

精选 (12)

《上海故事》杂志社 / 编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上海故事》精选. 12 / 《上海故事》杂志社编. —
北京: 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4. 5
(时刻关注)
ISBN 978-7-113-18317-2

I. ①上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
IV. ①1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1042 号

书 名: 《上海故事》精选 (12)
作 者: 《上海故事》编辑部 编

责任编辑: 田 军 编辑部电话: (010) 51873012 电子邮件: tiedaolt@163.com
编辑助理: 王远程
装帧设计: 刘永伟
责任印制: 郭向伟

出版发行: 中国铁道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dpress.com>

印 刷: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 4 字数: 12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18317-2

定 价: 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51873174 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 市电 (010) 51873659, 路电 (021) 73659, 传真 (010) 63549480

《上海故事》精选(12)目录

短镜头

爱的药方	武学和 / 4
神笔	张以进 / 5
瞬间轮回	马忠静 / 6
榜样	陈 婧 / 8
捷径	许申高 / 10

都市阳台

我的女上司	吕锦忠 / 11
欠你一份情	廖 华 / 20

人生百味

金贵的蔬菜	于文君 / 29
事与愿违	卢 群 / 34
一张烫手的银行卡	王 卫 / 37
神耳听车	书 剑 / 42

青春派对

画心	刘勇军 / 45
美女陪聊	古今后 / 49

惊险与传奇

小善和大善	顾文显 / 53
丑郎中传奇	王永坤 / 57
人骨拼图	冯 舒 / 66

海外传真

欲望铜环	荡梦堂 / 80
亲爱的, 让我们一起变老	仲崇民 / 84
杜尔威的守崖人	仲崇民 / 93

上海滩

“香烟牌子”背后的故事	王鹏程 / 10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本土本土

除夕大围捕	吴水群 / 113
就想沾沾你的光	吴帮国 / 117

武侠天地

当归石	获 秋 / 124
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上海故事

精选 (12)

《上海故事》杂志社 / 编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读结束：需 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h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上海故事》精选. 12 / 《上海故事》杂志社编. —
北京: 中国铁道出版社, 2014.5
(时刻关注)
ISBN 978-7-113-18317-2

I. ①上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042号

书 名: 《上海故事》精选(12)
作 者: 《上海故事》编辑部 编

责任编辑: 田 军 编辑部电话: (010) 51873012 电子邮件: tiedaolt@163.com
编辑助理: 王远程
装帧设计: 刘永伟
责任印制: 郭向伟

出版发行: 中国铁道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dpress.com>

印 刷: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 4 字数: 12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113-18317-2

定 价: 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,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51873174 (发行部)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: 市电(010) 51873659, 路电(021) 73659, 传真(010) 63549480

《上海故事》精选(12)目录

短镜头

爱的药方	武学和 / 4
神笔	张以进 / 5
瞬间轮回	马忠静 / 6
榜样	陈 婧 / 8
捷径	许申高 / 10

都市阳台

我的女上司	吕锦忠 / 11
欠你一份情	廖 华 / 20

人生百味

金贵的蔬菜	于文君 / 29
事与愿违	卢 群 / 34
一张烫手的银行卡	王 卫 / 37
神耳听车	书 剑 / 42

青春派对

画心	刘勇军 / 45
美女陪聊	古今后 / 49

惊险与传奇

小善和大善	顾文显 / 53
丑郎中传奇	王永坤 / 57
人骨拼图	冯 舒 / 66

海外传真

欲望铜环	荡梦堂 / 80
亲爱的, 让我们一起变老	仲崇民 / 84
杜尔威的守崖人	仲崇民 / 93

上海滩

“香烟牌子”背后的故事	王鹏程 / 10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本乡本土

除夕大围捕	吴水群 / 113
就想沾沾你的光	吴帮国 / 117

武侠天地

当归石	荻 秋 / 124
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

爱的药方



王大娘有个爱好，几乎天天都到麻将馆去打麻将。她也有个毛病，那就是隔三差五常烂嘴。这不，她的嘴又烂了。王大爷又得用他亲自研究出来的药方配药，给她治病了。

王大爷懂医学？不，他是个退休工人，才小学文化，但他就会针对老伴的病情，辨证施治，连大夫都佩服他的治疗效果。他治疗的方法是不让老伴出楼，说见风疗效不好。他还尊重老伴的爱好，在治疗期间，总要找几个实在亲友，他也参加，陪老伴打麻将。晚上他再给老伴烂嘴处，亲自上他自配的药面儿。老伴的病很快又好了。

有个麻友张嫂的儿媳妇也有口腔溃疡病。怎么治也没治好。大夫说，病程长了，还容易发生其他病变。她听说王大爷有绝招，就向王大娘讨这个秘方。

王大娘和王大爷说了此事。王大爷大笑，笑完后，说：“这个药方是妻不过，子不传，花多少钱也买不去，宁可死后带进棺材里！”

老伴急了：“你还能申请专利呀，都是一些要好的老姐妹，我怎么回答人家？”

张嫂听说药方不外传，就托一个和王大爷最好的把兄弟李大哥，带着礼物登门相求。李大哥说完来意后，王大爷笑得前仰后合，为了解除误会，王大爷说了实话。

原来王大娘的心眼太小，打5角钱的小麻将，累计输到100元后，就心痛、上火、烂嘴。王大爷看出这一规律后，只要老伴嘴一烂，他就以怕见风为名，把她留在家里玩。他还找来几个亲友，分别偷着给他们一些零钱，告诉他们，要主动给老伴点炮，尽量让她多和牌。老伴把输的100元钱赢回来，火一撤，烂嘴的病马上也就好了。

王大爷亮出底牌后，他的把兄弟还不信：“你怎么连我都糊弄？你老伴说你还会配药呢？你愿不愿传方，卖点药也行！”

王大爷又笑了半天，最后才拿出一个大瓶子。里面装的不是治烂嘴的药，是他平时喝的奶粉。

(责编/邓亦敏 题图/乐明祥)



□ 张以进
(江苏)

神笔



他和她二十五岁的时候，两人都是一家报社的记者，他擅长写报告文学和小说，她擅长写散文随笔。他和她都梦想着拥有一支神笔，把最精彩的作品奉献给读者。他们的梦没做多久，意外就发生了，由于金融危机，报社破产，两人失业了。离开报社那天，他说，他不会放下手中的笔。她说，她要写一部最精彩的小小说。

他和她四十岁的时候，他们相遇了。他说他在一家企业办公室担任秘书，随时有下岗的可能；老婆也是一个打工的，唯一让他有收获的，就是已经发表了不少小说，还获得了一次全国大奖。她说，她嫁给了一个公务员，家里还开着一家商店，由她全权打理，买

了别墅，也开上了轿车。她说这些的时候充满了幸福和满足，他深深地为她祝福。

他和她五十岁的时候，她收到了他的请柬，那是他第一本长篇小说的首发式，她装扮一新去了。他看上去头发斑白，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。他称赞她依然年轻漂亮，风采不减当年。她却从他满是皱纹充满自信的脸上读到了快乐和幸福。

他和她八十岁的时候，他离开了人世；她也坐在了轮椅上。这天，当她来到公园想呼吸清新空气的时候，发现公园里多了一尊雕像。那是她再熟悉不过的身影，满脸的皱纹里洋溢着自信的微笑。她抹了抹眼角的泪水，俯身看到了雕像的铭文：著名作家，著作等身，被人誉为神笔，著有二十多部作品集，荣获上百次国内外文学奖项。他的至理名言是——磨砺成就梦想。

百年以后，她也离开了人世。她留下了遗言，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了他的那尊雕像旁。她还把自己的千万遗产捐给了一所学校，她向那所学校提出了唯一的一个条件：在进入校园的大门口，刻上他的那句至理名言——磨砺成就梦想。

历史学家说，他是一个作家，不断地磨砺让他拥有了一支神笔。也有人说，她也拥有一支神笔，她用最后的力量构思了最精彩的一部小说。

(责编/方红艳 题图/乐明祥)



瞬间 轮回



□马忠静（上海）

堂兄大聪驾车到医院看望堂弟二笨。进病房，见护士给二笨换药，白色绷带一圈圈变长，大聪直觉得脊背发麻。

“伤着眼睛啦？”大聪紧张地问。护士皱着眉头没吱声，二笨歪着肿胀的嘴，憨厚地笑笑，说：“聪哥别紧张，没瞎，换几次药就好了。”

护士忙完走出病房。大聪凑到二笨跟前，轻轻触触二笨额上的紫包，说：“你看你，为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儿，差一点儿搭上性命。值得吗？”

“赶上了，没想值不值。”二笨说。

“二笨你记着，现在如今，让别人见义勇为、舍身取义。看你这管这场闲事多危险，要是伤了，残了，毁容了，往后可咋整！”

“赶上了，我得管，必须的。聪哥，全院医护人员拿我当英雄，说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治伤。”

“我看你是真笨。是英雄称号重要还是眼睛重要？”

“醒来以后，我问过医生，都说眼睛能保住，可能视力会有点影响。腿骨也接上了，只要能走路，瘸就瘸吧。”

“看看你的嘴，肿得变形了，说话都痛是不是？”

“没啥，救了个小姑娘，值！”

“值啥呀值。看看你，就算不瞎，要是眼圈缝的针脚不密，长得不平展，跟那牛眼圈有啥两样，以后老婆讨不到怎么得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救的那个女孩儿能出庭作证吗？你英雄救美，人家肯嫁给你也行啊。”

“大聪哥你也真是，人家小姑娘才十五六岁。那天把她吓坏了，听公安说，现在她还躲在乡下姥姥家不肯回城哩。”

“看看，小姑娘都知道保护自己！为你今天的安全，也为我们家族的安宁，今天你必须向我发誓：从今往后不再管闲事了。”

“嘁，这有什么好发誓的。”



“不行，你必须发个誓，我妈是你姑，你得对得起你姑，对得起我妈。我妈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血压高，心脏也有问题，你出事她就犯病了，在康复中心输液哩。二笨，今天你必须向我发誓！”

见大聪郑重其事，二笨乐了，咧着嘴笑，再次牵动嘴角伤口，痛得直抽冷气。望着大聪严肃而期待的目光，二笨像小时候那样，右手指天，左手指心，准备发誓。这当口，大聪的手机响，大聪示意二笨等会儿，摁键接听。

二笨听不见电话里传来的声音，只能听到大聪焦急的回复：“小青啊，声音大点儿，爸听不清。什么？有几个小流氓追你？你到城外玉女河畔干吗呢？你啊你，爸爸给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女孩子家，不要一个人出去玩，玉女河

畔不止一次出事。什么？快追上来了？你喊人哪，喊旁边的人救你呀！天呐，周围的人光看不理，麻木不仁？爸爸……爸爸是能救你，可爸爸插上翅膀也来不及了。”

二笨一把扯下绷带，直视堂兄无助的瞳孔：“哥，快打110！”

“110恐怕来不及！”说是这样说，大聪还是马上打电话报警。

刚报完警，大聪脸色惨白地起身就要走。出门时，狠命一跺脚，歇斯底里般地说：“小青……运气真背呵小青，你咋就碰不到二笨叔这样的人呢？”

（责编/朱近 插图/陆小弟）





□陈

婧
(黑龙江)

榜样



要说这天下事儿呀，没有不敢做的，是只有不敢想的。已经五十多岁、就出了一本书的黄主席，说啥也要在这次市作协换届选举中弄个一官半职当当，而且人家的目标还挺专一，就锁定了副主席。

黄主席是市下属一个县的文联副主席。舞文弄墨这么多年了，跟市作协、市文联的头头脑脑都特熟，他又年届退休，按理说就算赏光也应该照顾他一个副主席，可作协这地方毕竟是论文章拼实力的地儿呀，而黄主席平时酒瓶子比笔杆子耍得更耍得更多，只是在年轻的时候出版过一本作品集，随后也就是在市报、晚报以及一些内部刊物上发表过一些“豆腐块”、“袖珍体”什么的，实在没有分量，所以严格说来他真的没有资格当这个副主席。可黄主席一听这话就急了，眼珠子顿时瞪得比牛蛋还大：“一本作品集怎么了？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还半部呢，你们谁能比得了？文学这个东西，重要的是质！”

“那你的一本作品集怎么定质呢？”有人半开玩笑问道。

“那就看什么人欣赏它，它起到了什么作用。刘作家你们都知道吧？你们到他家看看，他家的书全是古代典籍，现代文学作品只有一本，那就是我的那本作品集。他自己也承认，是我的那本书给了他无尽的营养和动力！不信你们亲自去查问！”

刘作家大家太熟悉了，就是黄主



席那个县走出去的作者，作品已经发表了数百万字，拿奖都拿到手软，现在在省城定居，已经是全国知名大作家。要是黄主席说的这个情况是真的，那还真说明市县两级作协的这些文人们水平太低，读不懂黄主席作品的深刻内涵。于是，大家既好奇又怀疑，商量了好几天，决定打探一下。结果，人家黄主席说的真没错，刘作家的书架上真的就只有他那一本作品集是现代的文学作品，而刘作家也公开承认：我的成长和成功离不开黄主席，更确切地说是他这部书的帮助，从它身上，我激发了创作激情和灵感，让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！

既然全国著名的刘大作家都以黄主席的作品为榜样，市里这些小作家就只能承认欣赏水平有限了。他们回来态度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，一致投了黄主席的赞成票，就这样，原本没有可能当上副主席的黄主席，正式成为市作协的副主席。据说，他还要再出版几本作品集，给更多的人当榜样。

说出就出，黄主席做事向来是雷厉风行。新文集出版后，他亲自赶到省城，把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文集赠送给了刘作家。刘作

家认真翻看后，端端正正地把黄主席的新书摆上了自己的书架，然后两个人携手入座，把酒痛饮。

酒达三巡，尽兴而散。刘作家送走黄主席转回屋，妻子正翻看着那本文集，不由皱起了眉头：“这是啥乱七八糟的呀，这还不如第一本呢，这也算文章？你把这两本书当榜样，你是喝糊涂了还是真糊涂了？”

“我清醒得很！”刘作家把书扔到一旁，拉着妻子的手说，“媳妇，这么多年来，当我写作没信心的时候，我就翻翻黄主席的书，然后我就想，这么烂的文章也能整成书，我凭啥不能写出名呀？！正因为有这样的榜样，所以我才能坚持到现在并且成功了！”

（责编/朱近 插图/陆小弟）





春节期间，上海来了一位客人，本打算在湘西多玩几天的，突然得知家里有事，急着要回去，托我和小曹给他买张当天返回上海的汽车票。

我们县城没有直开上海的汽车，只有一趟过路车会在中午12点途经此地，据说车票很紧张。我心里一急，打算到车站去碰碰运气。

小曹拦住我说：“别瞎跑了，还是找老张吧。”我这才想起老张来，他身在官场，又是我们公认的公关高手，买张车票应该不成问题。

我们立即拨通了老张的电话，不料他说：“我在深圳，这样吧，我给小刘打个电话，你们去找他好了。”

小刘是县委办公室主任，这天在家休息。我和小曹忙打车赶往他家，空手求人不好，再说大过年的，进门时便给他拎了条烟，好几百啊！刘主任睡眼惺忪地接待了我们，“喔，是买票的事，知道了。好办！好办！”说着，就给车站打了个电话，回头对我们说：“去车站找小罗吧，他会替你们办好的。”我和小曹千恩万谢地出来后，又直奔车站。

小罗我们不认识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他。见了面才知道，这小罗是个大忙人，在车站里管调度，他哪来功夫理我们，只说：“等会吧，我忙完手头这事，就陪你们去拿票。”

我和小曹只好坐那儿干急，快12点了，再等怕是赶不上车了。可小罗一

□
许申高
(河南)

捷径



点也不替我们急，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因为没对他“意思一下”才会这样的。

我再也坐不住了，就到外边去吸烟。这时，一个民工过来向我借火，我看他手上捏着一张车票，仔细一看，竟是去上海的，便问道：“这票好买吗？”他用手指着身后的一扇门说：“那儿有个‘过路客运代办处’，随便买。”

我不太相信地走了进去，一看，果真有个卖票的姑娘，忙问：“现在还有到上海的车票吗？”“有，要几张？”

我一下愣住了。弄半天，捷径却在这儿。看来，是我们这号人脑子里的弯拐太多了。

(责编/方红艳 题图/乐明祥)



我的女上司

□吕锦忠（上海）

这天早上，我走进办公室，还没坐定，就听到一阵电话铃声。我拎起话筒，喂，找哪位？话筒里传来一声我很熟悉的沙哑嗓音，那男人说，找谭绮儿。我说，嗨，是蔡主任吧，谭部长不在。有事要转告她？

蔡道宏是我们外贸进出口总公司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，他此刻找的谭绮儿是我们分公司的宣传部部长，也正是我的顶头上司，而蔡道宏则应该算是谭绮儿的上级领导。

听口气，蔡主任压抑着火气，他对我说，小陈啊，你赶紧找下谭部长，问问清楚，上星期该提交的规划报告，她完成了吗？他显然在努力压低他说话的声音，要不，我又得听见他在电话里扯开嗓门大喊大叫。他对下级部门要求极其严厉，常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发号施令。不知怎的，我只要一听到蔡道宏说话的腔调，脑海里便会立即浮现出他那肥胖臃肿的样子。

咳，听清楚了？他不放心地加重语气对我说，让她明天一早把报告交到我手上。

接到蔡主任的电话，我心里头虚虚



的，生怕有什么纰漏被抓住。看得出来，谭部长也并不愿意和蔡主任打交道，所以经常让我冲在前面抵挡一下。但今天，我实在找不出其它理由搪塞过去。

我搁下电话，草草处理了桌面上的手头工作，开始变得心神不定起来，眼前老是晃现蔡道宏的身影——只要多说几句话，他便会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，而他却似乎更愿意多说话，谁让他担当着宣传部门的领导角色呢。我还不时在脑海中出现他挺着肚皮，把右手搭在皮带上的那个标志性动作。可让我不敢置信的是，大家都说，他以前可是胖瘦适中，还蛮精神的呢。



我寻思着，什么规划报告？没听她提起过？谭部长最近倒是像丢了魂似的，隔三差五不来上班，难道她家里有什么事。可是一露面，你又看不出她真有事的样子。

我整个上午都在想同样的问题，要不要给她打电话？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转眼间，到了中午时分。我觉得谭绮儿今天肯定不会来办公室了。她没向任何人透露她的去向，问题是，蔡道宏催得这么紧。我赶紧又拨了拨她的手机，还是“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”。心生疑惑，谭绮儿应该不会关机的。她曾经这么关照过我，陈刚啊，手机要24小时保持开着，万一有急事什么的，可以及时通知到你。我知道，她后半句想说的是，她有事的话，可以随时吩咐我去办理。事实上，平时即使休息天，我也常被她差得屁颠屁颠的。

提起这还真有点让我泄气。我俩年龄相近，刚进单位时被分在同一个部门工作，她一路顺利，官运亨通，没几年时间，直接从团委书记调任为人力资源部副部长，然后又回到宣传部当了部长。而我以前是宣传干事，到现在也没变。有任务时，她会把我叫到她的大办公桌前，一张透出深灰色漆光的桌子把我与她隔开，她习惯在桌沿边上比划着她的食指，面对我事无巨细地把工作交待得清清楚楚，末了还经常这样关照我说，小陈，这事挺要紧的，上边催得紧，你就辛苦点吧。说

完，不无居高临下地两眼直勾勾盯着我，让我无法拒绝。她仅比我大一岁，更何况，那时她未升迁时，我俩一起共过事，合作得相当愉快，有人甚至胡乱猜测我们俩会有点意思。

现在，双方都结了婚，有了小孩。有一次，她当着我的面评介说，小许看样子人挺不错的，我在车间见过她，人蛮干净的，也漂亮。她说这话时面无表情，就像在谈论一件与她毫不相干的事。但我确实很幸运，与青年女工小许的婚姻很顺利，结婚后应该说也蛮圆满。

蔡主任的关照言犹在耳，我不得不再次拨她的手机。到了下午快二点的时候，我想我必须想办法找到谭绮儿了。唉，手机没法打通，我就打她家里的电话号码。我之所以拖到现在才准备打她的家庭电话，是因为我忌怕打到她家里，她前一阵子关照过我，没事不要往她家打电话。当时说得我莫名其妙。现在，我必须试一试了。

轻易就拨通了谭绮儿的座机电话，铃声响过三四下后，听到一声“喂”。正是谭绮儿，喜出望外，顾不了什么顾虑，赶紧问，谭部长啊，我找了半天。谭回答说，夏夏发高热，我送他看病刚从医院回来。我解释说，打你手机老打不通，实在没办法了，就想到打你家里试试……小陈，谭绮儿抱怨说，今天真不走运，到了医院一急躁一忙乎，手机也弄丢了。我愣了愣，说，原来这样，我本来真不愿意来打扰你，可蔡道宏有事



催得急啊，他说他已经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说……谭绮儿打断我说，是不是规划报告的事？正是，我说，他说明天一定要交到他手上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没把蔡主任的不满对她实说。是这样？我感觉到谭绮儿在低头思索，几秒钟后她接着说，事情有点烦，我脱不开身，这样吧，你下午到我家来一趟，看来，这报告还得由你赶一下，哎，我还好把材料带回了家，锁在办公室抽屉里又要麻烦了。谭绮儿加重语气说，记住，你四点以后到，我实在太困了，现在陪我儿子休息一会儿。说完，也没说声“再见”，便挂断了电话。

印象中，谭绮儿在我们面前很少谈论她的家庭情况，倒是经常提到她儿子夏夏。我们还知道，她丈夫是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老师，从事高雅艺术的。我把他想象为一个披着齐肩长发，头发扎成一束，在后脑勺晃来晃去的男人。他或许更像画家、摄影师之类的艺术家。有这样一位在社会上有身份的丈夫，谭绮儿应该为此感到光彩，可是却从没有听到她为自己的丈夫炫耀，从中可看出她做人的低调。还有嘛，也没听谁说到她家去过，因此，很少有人亲眼见过她丈夫，她给人的感觉是，家庭是她最隐秘的城堡。如此看来，现在让我去她家，多半是她迫不得已的选择吧。可无论出于什么动机，我却十分抵制上她家，总觉得跟她单独在一起，浑身上下不舒服，连说话也会变得思维混乱。我实在无法直视她直勾勾盯

着我的那种自以为是的目光。

按照她的吩咐，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拎起公文包，匆匆离开了办公室。

从房屋的外观上看，这是个品质相当不错的公寓小区，一幢幢外墙颜色各异的房屋错落有致，中间是一块块干净的草皮，经过一大片树阴遮掩的空旷地，靠左边静静地躺着一个人工水景湖。看着这些我对自己说，假若真像人们所说的我做了她丈夫，她的生活恐怕不会被改造得这么舒适，我至今仍是个不成器的男人；转念一想，如果不是她当了部长，压在我头上，那个职位也许非我莫属，至少我也不至于混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停住脚步，心里苦涩地对自己笑了笑。抬起手腕瞅了瞅手表，时间尚早，我怕影响她难得的午睡。就在这花园一般的小区里干等。她平时常向我们灌输时间概念，做任何事情，她说，准确再准确，一句话，要有时间观念。估计差不多了，我才抬起脚，返回到那栋门前有条绿阴小道的公寓楼。在门禁前，我驻足片刻，又泛起那不该泛起的念头，天知道她会对我抱什么态度，我对自己说，最多忍受十分钟吧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跨前一步，直接按了按门铃。响了一阵后，我听见她对着门禁问，是小陈吧，快上来。随即听到“啪”的一声门被打开的声响。我拉开门，上到三楼，看见谭绮儿正从半闭的门缝中露出脸。看到我